

钱 基 博 著 作 集

古 版 本 篇 举 通 要 义

钱基博 著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钱 基 博 著 作 集

古 籍 举 要
版 本 通 义

钱基博 著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籍举要 版本通义 / 钱基博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1

(钱基博著作集)

ISBN 978 - 7 - 5325 - 5838 - 4

I. ①古…②版… II. ①钱… III. ①古籍—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Z126. 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2713 号

校对人员 王怡玮等

钱基博著作集

古籍举要 版本通义

钱基博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70,000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300

ISBN 978 - 7 - 5325 - 5838 - 4

K · 1367 定价：22.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著名学者、教育家。

钱氏出身书香门第,四岁起即读《四书五经》,十五岁时读《资治通鉴》、《续通鉴》、《读史方舆纪要》等书。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走向。钱氏在思想上基本上秉持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根本理路,以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为自撰门径,同时亦以此为驾驭新知识、新学问的一种方法。

辛亥革命兴,钱氏曾在军政府中任职,但其一生的事业主要还是在于教育。钱氏自十九岁始任家庭教师,二十六岁任无锡第一小学教员,二十九岁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教员,此后更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国立浙江大学教授、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系主任等职,直至最后以华中师范学院教职工的身份去世,钱氏一生可说是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教育者的身份,使得钱氏在秉持和改造传统学术理念的同时,又十分注意传统学问的传播和普及。从三十多岁时出版的《语体文范》到四十多岁时出版的《国学文选类纂》、《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等一系列著作,钱氏在学术上的所作所为均有推广和规范传统学问的意旨。在研究传统学问的同时,又力图使其成为普通知识人的日常所需,这构成了钱氏治学的另一特色,而这种特色又反过来使得钱氏的著作成了普通读者迈进国学门槛的绝佳指引。

钱氏一生著述甚多,《国学必读》、《经学通志》、《古籍举要》、《中国文学史》、《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文心雕龙校读记》、《读

古籍举要 版本通义

庄子天下篇疏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周易解题及其读法》等均可看作其在学术上的代表作品。此次所出版的《钱基博著作集》，以收录钱氏有代表性的单行著作为主，同时选收具有学术意义的代表性论文。其中《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五种合为一编，名为《国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诸书所用底本，皆经精心选择。为适应现代阅读习惯，均改以简体横排，同时对原书所用的不符合现代习惯的标点符号进行了处理。对于原来存在较大问题的书，如《文心雕龙校读记》，由于原书夹注中并无点断，几至无法阅读，则重新进行了校点。诸书中所引的重要引文均进行了核校，除去一些明显的错字、古今字、繁简字径改之外，对原书文字的改动均用页下注的形式标明，以存原貌。对于那些可能引起误解的繁简字、异体字等，则不行简化，皆保持原样。钱氏的著作是普通读者学习国学很好的入门途径，相信我们的工作将会对广大读者大有裨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5月

序*

长夏无事，课从子钟汉读番禺陈澧兰甫《东塾读书记》，时有申论，随记成册。其中有相发者，有相难者，每卷得如干事，尽四十五日之力讫事。陈氏以东塾名其庐，而仆课子弟读书之室，会在宅之东偏，遂以后东塾名吾室；而董理所记，都十七卷，署曰《后东塾读书记》，而古籍之精要者粗举；以与陈《记》，合之则互为经纬，而分之则各成篇章，庶几并行不废云。

陈氏何为而作《东塾读书记》也？曰以揅敝也。曷言以揅敝也？清儒喜言东汉许、郑之学，至嘉、道之世，极炽而敝。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巨。物极必反，穷而思通，于是有西汉今文之学兴。自武进庄存与方耕始治《公羊》，作《春秋正辞》，渐及群经。其为学务明微言大义，不专章句训诂之末。一门并承其绪，其外孙刘逢禄申受及长洲宋翔凤于庭复从而张之，海内风动，号为常州学派。一衍而为湖南之王闿运壬秋、四川之廖平季平，以《公羊》言礼制。又一衍而为广东之康有为长素、梁启超任公，以《春秋》言经世。此一派也。其又一派，则兼综汉、宋，不为墨守，以为清学出朱子之道学问以上窥许、郑，又谓汉儒亦明义理，力祛汉宋门户之见。于是南海朱次琦子襄及陈澧开宗于粤，义乌朱一新鼎甫、定海黄以周元^①同桴应于浙，前唱后和，蔚成学风。二者之为学不同，

* 据世界书局一九三三年版校印。

① 元，原作“玄”，今改正。

古籍举要

而要归于抉汉学之碎则一。陈澧晚年著《东塾读书记》二十五卷，其中卷十三《西汉》，卷十四《东汉》，卷十七《晋》，卷十八《南北朝隋》，卷十九《唐五代》，卷二十《宋》，卷二十二《辽金元》，卷二十三《明》，卷二十四《国朝》，卷二十五《通论》，凡十卷，则蒐采汉晋以后诸儒粹言至论，有目无书。独卷十三《西汉》补刊别行，而世所流传者，通行本十五卷，乃寻求群经大义及其源流正变得失所在。遵郑康成《六艺论》，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而冠于编；学《易》不信虞翻之说；学《礼》必求礼意；次考周秦诸子流派，抉其疵而取其醇；其次则表章郑学、朱子，骈称并赞，以明沟通汉、宋之旨，盖隐比顾亭林之《日知录》。然而有不同者。亭林之纂《日知录》，旨在经世；而澧之为《读书记》，专崇讲学。亭林言经学即理学，将以实事求是，抉王学之空；而澧明汉学通宋学，欲以疏通致远砭清儒之碎。前有自述一篇，中称“读郑氏诸经注，以为郑学有宗主，复有不同，中正无弊，胜于许氏《异义》、何氏《墨守》之学。读《后汉书》，以为学汉儒之学，尤当学汉儒之行。读朱子书，以为国朝考据之学，源出朱子，不可反诋朱子。尤好读《孟子》，以为孟子所谓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荀、杨辈皆未知也。又著《汉儒通义》七卷，谓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可以觇生平宗尚之所在焉。

《无邪堂答问》五卷，义乌朱一新鼎甫撰。一新，光绪丙子恩科曹鸿勋榜下进士，累官陕西道监察御史，以疏劾内侍李莲英，懿旨诘责，降官主事。两广总督张之洞延为肇庆府端溪书院山长，寻入广州，为广雅书院山长，为定院规，先读书而后考艺，重实行而屏华士；仿古专家之学，分经、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诸生人赋以日记册，质疑问难，以次答焉，成就甚众。因辑录讲论之词，成《无邪堂答问》五卷。尝谓进德莫先于居敬，修业莫先于穷理，穷理必兼学问、思辨。学问者，格致之事。思辨者，由致知以几于诚正之博而反约；则居敬尤要。故院中生徒有聪颖尚新奇者，必导而返诸正大笃实。其论学

术，谓“近世汉与宋分，文与学分，道与艺分。岂知圣门设教，但有本末先后之殊，初无文行与学术治术之别”。又以道、咸以来，士大夫好讲西汉《公羊》之学，流弊至于蔑古荒经，因反复论难以正其失，至论西学、耶教、新疆、铁路、吉林边防数十条，亦复洞中窍会。傍晚纳涼庭中，与诸儿论次及之，以为《答问》可配陈澧《东塾读书记》。倘学者先读陈《记》以端其向，继之《答问》以博其趣，庶于学问有从入之途，不为拘虚门户之见。儿子钟书因言：“《答问》与陈《记》同一兼综汉、宋；若论识议闳通，文笔犀利，则陈《记》远不如《答问》！”余告之曰：“不然，陈君经生，朴实说理，学以淑身。朱生烈士，慷慨陈议，志在匡国。《答问》文笔议论，远胜陈君，信如所论。然《答问》之体，适会多途，皆朱生当日应机作教，事无常准，《诗》、《书》互错综，经史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学故难求其条贯。又其言皆有为而发，非于晚清学风史实，烂熟心胸，未易晓其端绪；不如陈君《读书记》之部居别白，牖启涂辙，论议尽欠雄骏，开示弥征平实。又贤圣应世，事迹多端，随感而起，故为教不一。陈君宿学，但见戴学末流之嵬琐，故欲救之以通，而于《公羊》有发挥，亡贬绝。朱生晚出，及见康氏今文之狂诡，更欲讽之于正，而于《公羊》多驳难，少赞扬。此其较也。”钟书因言：“见朱先生《佩弦斋文》，中有与康长素论学论书诸书，皆极锐发。”又谓：“朱生自诩‘人称其经学，而不知吾史学远胜于经。’”大抵朱生持宋学以正汉学，盖陈君之所同趣，而治经学以得史意，则陈君之所未到。又其较也。闭户讲学而有子弟能相送难，此亦吾生一乐。唯连日身体又剧不适，殊为美中不足耳。时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无锡钱基博记。

总 目 录

古籍举要	1
版本通义	1

目 次

卷一 孝经 四条	1
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 孝经文体 孝经征文 阮福孝经义疏补	
卷二 论语 十条	4
陈澧东塾读书记论语之旨 学者觉到自己做个人 论语二十篇之起讫 君子与仁 以论语解论语 仁义道德非礼不成 让与礼有别 何谓分 朱熹论语集注 朱熹与王弼	
卷三 孟子 十三条	10
孟子性善之界说 孟子道性善尤重扩充 孟子与佛 孟子与庄子 孟子 与三民主义一 孟子与三民主义二 孟子与荀子 孟子之神权民本主义 孟子与劳农主义之许行 孟子七篇之起讫 孔孟治学之法 孟子与论语 孟子文体	
卷四 周易 九条	14
陈澧东塾读书记论易之旨 汉易一 汉易二 汉易三 唐易 宋易 清 易一 清易二 易学之旁衍	
卷五 尚书 九条	22
古文尚书孔安国传 禹贡一 禹贡二 禹贡三 洪范一 洪范二 尚书 家之流别一 尚书家之流别二 尚书与殷虚甲骨	
卷六 诗 四条	27
诗序 说诗者不出宗序攻序二派 诗学之流变 诗之名物训诂	
卷七 周礼 七条	32
周官非刘歆伪作 方苞周官辨 郑玄注例一 郑玄注例二 孙诒让周礼	

古籍举要

正义与庄存与周官记 周礼家之流别 康有为与方苞	
卷八 仪礼 五条	39
仪礼之读法 郑玄注之发问送难者 褚寘亮仪礼管见 胡培翬仪礼正义 万斯大与方苞为康有为之所自出	
卷九 礼记 三条	42
礼记四十九篇有记礼有记言 礼记出于荀卿 礼记篇目之分类	
卷十 春秋上 十条	47
春秋三传之不同 例 兼采三传 刘敞春秋传 焦循与章炳麟 朱一新 论公羊改制 凌曙以公羊言礼而开湘学蜀学 康有为与廖平 左绣春秋 外传 廖平五经异义	
卷十一 春秋下 二十条	57
太史公纪传本于春秋 二十四史之体例增损 史笔有二 史记与汉书 史记与三国志 四史文章 晋书与晋略 梁书 魏书与西魏书 新唐书 与五代 史附南唐书 金史 明史与明史稿 二十四史补志十四家补表 七家 赵翼廿二史劄记远胜钱大昕廿二史考异①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两书 资治通鉴与文献通考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史 学家与史家 章学诚文史通义 现代史学之趋势 竹书纪年	
卷十二 小学 五条	79
诂与训有别 释名与说文 说文不可以诂经 说文声韵之研究条例 古 音自宋儒发明	
卷十三 诸子 三十一条	83
孔子之学派 荀子一 荀子二 子思非曾子弟子 荀子书中之孟子 辞 赋家为古诗之流纵横家之别科 管子入道家 老子 老子非神仙长生家 杨朱与老庄 墨子 杨朱与墨子 儒墨之辩 名墨之倍儒不同 阴阳家 一 阴阳家二 阴阳家三 阴阳家四 阴阳家五 阴阳家六 阴阳家七 商君与韩非 名家一 名家二 名家三 名家四 名家五 名家六 纵	

① 原文作“廿一史考异”，今改正。

目 次

横家一 纵横家二 文章流别不同于诸子流别

卷十四 西汉 十二条	102
陈澧东塾读书记之论汉儒 陆贾新语 贾谊新书 董子繁 ^① 露 司马迁之史记 淮南子 盐铁论 刘向所序六十七篇 扬雄太玄经 扬雄 儒家与儒生 汉儒之理学	
卷十五 郑学 三条	114
郑玄喜通学 郑玄之著书 郑玄与许慎	
卷十六 三国 五条	116
王肃与郑玄 孔子家语 何晏王弼 王弼易注 魏学与汉学	
卷十七 朱子 六条	119
朱子与汉学 清初之倡汉学者不诋宋儒 方东树汉学商兑 宋学之流变 宋学之派别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	

① 原作“蕃”，今改正。

卷一 孝 经

六经所明，不外人道。仁之为言人也。《易》为六经之冠，而《易》道乾元，君子以自强不息，体仁以长人也。孔、孟为儒家之魁杰，而《论语》首《学而时习章》，继之以有子说“孝弟为仁之本”，又次之以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明乎仁则为善学，不仁则不得为善学。学者，学此者也；时习者，习此者也。颜回三月不违仁，时习乎仁也。《荀子》“仁义不一，不足谓^①善学”《劝学篇》语。劝学乎仁也。《论语》二十篇，归根在一“仁”字。《荀子》三十二篇，着意在一“礼”字。然而《荀子》论礼，亦以克己复礼为仁，非与《论语》有异趣，其言“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生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礼论篇》语。然则礼者，人之所由以耦俱无猜，而不为争民施夺者也。《论语》揭仁以立人之道之极；《荀子》论礼，以明行仁之方；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仁者也。《孟子》七篇，亦以“仁义而已”开宗明义，先立乎人道之极也；而孝弟则为仁之本。《孝经》言“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本以及末也。《孝经》言“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孟子》言“未有仁而遗其亲”，由外而验内也。故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

《孝经》文体有三说：（一）谓孔子自作《孝经》，“因弟子有请问之道，师儒有教诲之义，故假曾子之言，以为对扬之体。”庄周之斥鷁笑

① 谓，原作“为”，据《荀子》改。

古籍举要

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太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扬雄之翰林、子墨，皆依仿其体。刘炫说。见《正义》引《述义》。（二）《孝经》为七十子之遗书，与《礼记》为近，开首“仲尼居，曾子侍”与《礼记》“孔子闲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张、子贡^①、言游侍”文法正同。陈澧说。（三）《孝经》各章，皆引《诗》作结，实开荀子著书、《韩诗外传》之体。某氏说。不忆何人。

《孝经》之伪，朱子《孝经刊误》及《朱子语类》，《四库提要》详引之。新安姚际恒立方《古今伪书考》咸有论列，与陈澧意异。独山阳丁晏俭卿浏览群书，断自两汉，录其征引《孝经》者，并蒐集古注，成《孝经征文》一卷，以诏学者，征是书为汉以前人所诵习讲授，而不出于后人之矫托云。

《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爽，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传，其书出自刘炫，而隋儒已言其伪。至唐玄宗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幾主古文，立^②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两议并上。诏：郑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绝之典。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颁天下。唐以前诸儒之说，因借据摭以仅存。四年九月，以御注仍自八分，刻石于太学，谓之《石台孝经》。旧在陕西西安府学，为碑凡四。自是唐玄宗御注行而郑、孔两家并废，其章句盖同今文也。玄宗既自注《孝经》，诏元行冲为疏，宋真宗咸平二年，翰林侍讲学士邢昺受诏校定《孝经义疏》，特剪截元《疏》，旁引诸书，成《孝经正义》三卷。元《疏》废而邢《疏》遂行，今刊入《十三经注疏》者是也。至让清道光间，仪征阮元芸台则以《孝经》为曾子之书也，既撰《曾子注释》，以与《孝

① 子贡，原作“子夏”，据《礼记》改。

② 立，原作“五”，据《孝经》改。

经》相表里。因命次子福喜斋撰《孝经义疏补》九卷，全载唐注、邢《疏》原文，而以《曾子》十篇中，凡可以发明《孝经》，可以见孔、曾授受大义者，悉分系于各章各句之下。至明皇御注半存旧注，而郑注亦杂其中，如有郑注见引于唐以前书者，悉据以补之，而于《释文》所载郑注旧字旧义，全行载入，以存郑氏旧观，且疏证之，古籍可相辅翼，并为甄录，兼下己意，曲鬯旁通。虽曰补疏，而实与疏全经者无殊，盖专家之学，清儒莫逮也。

卷二 论语

阅《东塾读书记》第二卷《论语》，提要钩玄，观于会通，不为汉儒训诂琐细之谈，亦不作宋学心性杳冥之论。一引《朱子语类》，谓：“《论语》一部，自《学而时习之》至《尧曰》，都是实地做工夫处。”再引《伊川语录》曰：“将《论语》诸弟子问处，便作己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大处落墨，小处着想，亦平实，亦闳通，异于章句小儒。

《论语》二十篇，开宗明义第一章提一个“学”字，第二章说一个“仁”字，最有意思。学之为言觉也；仁之为言人也。且先教学者觉到自己是个人，做人从何做起，可谓顶门一针，当头一棒。《荀子·劝学》以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死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亦归根一“人”字。“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学也。陈澧云：“学者何，读书也。”“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其为人也。“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死而后止”，亦勉人以时习之意也。义正相发。

《论语》二十，始《学而》，终《尧曰》，内圣而外王也。内圣之功，以“学而时习”策之于始；外王之治，以“四海困穷”策之于终，旨深哉！

《论语》一书，标“仁”字以立人道之极，揭“君子”以示人伦之范。子者，男子之通称；君者，善群者也。君子之言，善群者之男子也，故曰：“君子群而不党。”“群”而不党，斯人之所由以耦^①俱无猜，而讲信

① 耦，原作“偶”，据《左传》改。

修睦，示民之有常者也。仁孰大乎是？《中庸》：“仁者人也。”郑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党则有偶有不偶，群则无之而不偶。含宏光大，仁之至也。然谓仁因人偶而见则可，谓非人偶无以见仁则不可。谓人偶可借以便宜说明仁之见端则可，谓人偶可附会以释《说文》“仁从人从二”之义则不可。阮文达公以《中庸》“仁者人也”郑注“读如相人偶之人”，遂从《说文》“人二”之义。徐鼎臣说：“仁者兼爱，故从二人。”及《曾子制言》“人非人不济”语，以为：“独则无偶，偶则相亲。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之谓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而以驳朱子“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斯则拘虚之谈，未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知《中庸》“仁者人也”，犹言人之所以为人也，与《孟子》“仁，人心也”语势正同。《孟子》加一“心”字，则所以释夫此句者既明矣。牝牡亲子之爱，犬马之所同；立人达人之仁，唯人所独。故曰“仁，人心也”，而非所语于爱。《说文》：“仁，亲也。从人从二。”小徐《系传》：“从人，二声。”按此当从《系传》。二与仁双声，皆日母字，《说文》有以双声字为声者，故仁从二得声。古文仁作𢂔。制字之初，𢂔本从心，安得借口篆文从人二以难朱子“仁者心之德”，《礼·表记》：“仁者，人也”，其下文云：“中心憇怛，爱人之仁也。”孔、孟时小篆未兴，但有从干从心之𢂔，安有从人从二之仁？言仁必以孔、孟为归，《论语》“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仁，人心也”，“君子以仁存心”，皆以心之德为说，初未尝以相人偶为仁也。必待相人偶而后仁，将独居之时，仁理灭绝乎？夷、齐西山，其意不求人偶，而《论语》“求仁得仁”，又何解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何人偶之有？如必待人偶而后仁，是仁乃外来之物。告子以义为外，今更欲以仁为外乎？抑仁有相人偶之义，而郑注读如相人偶之人，只是拟其音，而未诂其义。盖郑注读如之例，与《说文》不同。《说文》字书，其所举者制字之本义，故读如之字，往往义寓于声，可寻声以得义。郑注乃训诂